

红楼梦

· 理想藏书系列 ·

（清）曹雪芹 著

壹

时代文艺出版社



红楼梦

(清)曹雪芹 著

第一卷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清)曹雪芹.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5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普及版书系)

ISBN 978-7-5387-1402-9

I. 红… II. 曹…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0881 号

红 楼 梦

作 者:[清]曹雪芹 高 鹗

责任编辑:张秀枫

责任校对:文 欢

装帧设计:赵云峰 世纪鼎

美术编辑:杨世钰 李 云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130021 电话:0431—86012961)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三河市玉星印刷装订厂

开 本:710×1030 毫米 16 开

字 数:1080 千

印 张:52

版 次: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5 月第 2 次第印刷

印 数:5000

书 号:ISBN 978-7-5387-1402-9

定 价:368.00 元

导 读

两个世纪以前，曹雪芹经历了由“锦衣纨绔，饫甘餍肥”到“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生活，在贫病交加的境况下，离开了那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社会，寂寞地死去。死时，琴剑在壁，“新妇飘零”，留给后人的还有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这就是他用血和泪凝成的伟大作品——《红楼梦》。

同莎士比亚一样，除不断有人怀疑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外，人们对他的身世知之甚少。根据现在所能见到的零星材料记载，我们略知：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他性格嗜酒狷傲，多才多艺，工诗善画。在他短暂的40余年的岁月中，他经历了曹家由盛到衰的整个过程。他13岁以前，曹家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从其曾祖到其父亲，都是世袭江宁织造，与皇帝的关系十分密切。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就有五次住在曹家。可是好景不长，由于他父亲因事受到削职、抄家的处分，曹家急剧衰落。曹雪芹13岁时，全家由南京迁居北京西郊，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日子。这种大起大落的不平常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生活基础。因此，在悲凉困苦的晚年，“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创作过程十分艰苦，真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可惜没有完稿，就“泪尽而逝”。学术界一般认为，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高鹗，字兰墅，别号“红楼外史”，乾隆时进士，做过内阁侍读，刑科给事中等官）。高鹗的续作，虽然有诸多不足，但他根据原书的线索，把宝黛爱情写成悲剧结局，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结构完整，故事首尾齐全的文学巨著，从此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其功不可没。

《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象征，是艺术的明珠，是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集大成者。它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总结，又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端。正如鲁迅所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在《红楼梦》产生的时代，充斥文坛的是“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才子佳人书，情节无非是“私订终身后花园，才子落难中状元”，奉旨成婚，夫贵妻荣。而《红楼梦》的主要内容虽然是写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故事，但完全打破了才子佳人之作的固定模式。贾宝玉不是热衷功名富贵的才子，林黛玉也不是温柔敦厚的佳人，而是一对要求个性解放、为世俗所不容的封建叛逆者。薛宝钗虽然是符合“德言工貌”标准的窈窕淑女，但作者没有给她和贾宝玉安排“一见钟情、私订终生”的情节，也没有给她（他）们安排夫贵妻荣的大团圆结局，在作品中，薛宝钗也是个悲剧角色。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基础是他们有着背叛封建主义的共同思想，他们



红楼梦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

一致蔑视功名利禄，鄙弃“国贼禄蠹”之流，反封建正统思想，他们都有对科举制度、礼教观念和封建道德观念进行反抗的性格和行动。他们的爱情是封建叛逆者的爱情，最后必然为封建家长所扼杀。《红楼梦》正是写出这种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的悲剧。

《红楼梦》不仅写的是一出爱情悲剧，同时也是一出人生大悲剧。在中国《红楼梦》式的悲剧作品不多，曹雪芹勇敢地面对现实，“睁了眼看”，“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写出了他所属的贵族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只能是“树倒猢猻散”，客观地预感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贾府表面看来是“昌明隆盛之邦，诗书簪礼之族”，实际上家庭成员之间充满着仇恨、猜忌、欺诈、倾轧、争夺。“一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完全撕破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贾府到处充满着罪恶，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地方往往是最见不得人的所在。贾府表面的繁荣鼎盛掩盖不住腐朽不堪、摇摇欲坠的实质，恰好像书中人物冷子兴所说的一样：“外面的架子虽没倒，内囊却也尽上了。”作者通过贾府，让读者看到一副封建社会的政治缩影，由此更为广阔地展示了封建社会的种种黑暗现象，形象地反映了18世纪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广泛触及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化、教育、宗教、婚姻、妇女等方面的问题。举凡封建制度所造成的罪恶，无论是地租榨取、高利盘剥、包揽词讼、强取豪夺、蹂躏妇女、贪污行贿，还是统治阶级的鲜廉寡耻、穷侈极欲，小说无不揭露殆尽，无情批判。毫不夸张地说，《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末世的形象历史，是一部认识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尽管书的开头，作者一再表白不批评政治，声明“此书不敢干涉朝廷”，“无朝代历记可考”，“大旨谈情”，“绝无伤时诲淫之病”，这只是作者的一种障眼术而已。他正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将真事隐去”、“假语村言”来敷演故事，巧妙地书写自己的愤懑和向往，表达自己的是非观念和审美意向。因此，《红楼梦》的巨大社会意义不仅在于它写出了宝黛爱情悲剧，更在于它以这个爱情悲剧为中心，写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敲响了沉沉暮鼓。同时，小说通过对封建叛逆者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思想，也敲响了新世纪到来的晨钟。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把爱情悲剧写得既富有激动人心的力量，又能深刻全面地揭示出它的社会根源，从而对封建社会作出最深刻有力的批判。

《红楼梦》宏伟完整的结构，细腻逼真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优美成熟的语言，深入细致的心理刻画，都说明作为天才艺术家的曹雪芹运用艺术技巧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尤其是他塑造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一系列栩栩如生、个性鲜明复杂的典型人物，这些形象不仅高度概括了他们的阶级特征，而且也超过了他们的阶级和时代，因此，他们的名字就一直流行在生活中，成了一个“共名”。自然“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高峰之作。

曹雪芹的未完稿题名《石头记》，基本定稿的只有前80回，最初这80回



红楼梦

导
读

在为数很少的朋友中传阅，继之则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达30年之久。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高鹗第一次以活字版排印出版，成为120回，书名也改为《红楼梦》。《红楼梦》经程、高刊行后，立即赢得读者的喜爱，从饱学的文人秀士到粗通文墨的家庭妇女都争相阅读。乾隆、嘉庆年间，就有人在北京“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开始时每部售价十数金，京版《红楼梦》流行江浙后，“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可见出版之多，流行之广。《红楼梦》以它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娴熟精湛的艺术技巧征服了无数读者，不少人对之“爱玩鼓掌”，“读而艳之”，有的甚至为了评品书中人物，“一言不合，遂相齟齬，几挥老拳”，形成了“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社会风气。《红楼梦》的爱情悲剧更是震撼了众多少男少女的心，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清人笔记中时有这样的记载。如苏州有个金姓公子，“喜读《红楼梦》，设林黛玉木主，旦夕祭之，读至黛玉绝粒焚稿数回，则呜咽失声”。杭州有个富商小姐，“明艳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当绵时，父母以是书贻祸，取投诸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烧杀我宝玉！’遂死”。这些记载虽未为信史，但可作为说明《红楼梦》艺术感染力之深的最好佐证。

尽管《红楼梦》受到人们的如此欢迎，但遭到封建统治者及正统派人士的猛烈攻击，他们把《红楼梦》斥为“淫书”、“邪说”，咒骂曹雪芹身后萧条是因为写了《红楼梦》而得的报应。清政府一再把《红楼梦》列为禁书，并贴出告示严禁它的出版发行。但是，艺术是高压手段禁止不了的。虽然《红楼梦》遭到恶毒咒骂和焚禁，但它依然在民间广泛流传，具有无穷的生命力。

《红楼梦》的影响之大，还表现在补续热和仿作热上。程、高本问世后的10年间，就先后出现了《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绮楼重梦》、《红楼复梦》四种续书。此后续貂之作，兴会淋漓，总共约有20多种。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创作续书出版。续作之多，在长篇小说中是打破记录的。这类续作，大多为宝黛爱情悲剧翻案，不是借尸还魂，就是冥中另配，务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其思想倾向艺术价值不能与《红楼梦》同日而语。《品花宝鉴》、《花月痕》、《海上花列传》、《青楼梦》等作都是摹仿《红楼梦》而作，但都没达到《红楼梦》的高峰。续作和仿作更衬出《红楼梦》的坚实高大，影响之深。同时，《红楼梦》还被大量地改编成戏剧、弹词，观众为之“感叹歔歔，声泪俱下”。时至今日，还有人将《红楼梦》改编成电影、戏剧上演，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播映时，几乎是万人空巷，人人争看，风靡一时。

至于《红楼梦》对后世作家创作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近现代有影响的作家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其风韵跟《红楼梦》一脉相承。《红楼梦》成为后世作家学习的范本与楷模。不少著名作家在总结或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时都忘不了《红楼梦》对自己的“哺育”之恩，并强调说：要认真读几本古典名著，尤其是《红楼梦》更要多读精读。



红楼梦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

《红楼梦》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就译介到国外，有英、日、法、德、俄、意、朝鲜、匈牙利、越南、蒙古等19种文字、30多种译本。《红楼梦》在国外，同样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红楼梦》已经成为世界文库中最伟大、最丰富、最深刻的巨著之一。因此，我们中国人提起就像意大利人提起但丁的《神曲》、英国人提起莎士比亚的戏剧、法国人提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俄国人提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样，感到骄傲和自豪。

200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的著作汗牛充栋，完全可以自成一图书馆。《红楼梦》研究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红学的名称最初只是一个开玩笑式的浑号，到后来则正式成为具有严肃意义的专门学问的名称了。“五四”以前的旧红学主要是封建文人以其世界观对《红楼梦》的评点和索隐。评点派主要着眼于文章作法，索隐派则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中爬罗剔抉，进行考证，以索书中的所隐之事、所隐之人。有的认为小说写的是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家事；有的认为是影射清世祖与董鄂妃的恋爱事迹；有的认为是描写康熙朝的政治状态的，“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等等。“五四”以后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批判了旧红学的猜谜和附会，用实验主义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或身边琐事的自然主义实录。自传说虽然抹去了小说所具有的思想价值和客观社会意义，毕竟把红学向前推进了一步。1963年，隆重纪念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的活动，把《红楼梦》研究推向了建国后的第一次高潮。粉碎“四人帮”后，红学界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成立中国“红楼梦学会”，编辑出版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术刊物——《红楼梦学刊》和《红楼梦研究集刊》。《红楼梦》研究不仅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显学”，而且还成为具有国际性的学问，全国和国际的《红楼梦》研讨会接二连三的召开，使《红楼梦》研究欣欣向荣，硕果累累，成为建国后红学研究的第二个高潮。艺术是无止境的，《红楼梦》研究也是无止境的，随着研究的全面深入，红学将会得到更快的发展。

《红楼梦》，世界文学宝库中的明珠。



第一卷 目 录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8)
第三回	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14)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21)
第五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27)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35)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41)
第八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47)
第九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52)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58)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62)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67)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71)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76)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82)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87)
第十七回至十八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93)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08)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115)



红楼梦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

-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120)
-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 (126)
-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132)
-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137)
-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145)
-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152)
-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159)
-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165)
-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174)
-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181)
-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187)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



红楼梦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

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性却稍通，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头听了，感谢不尽。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石头听了，喜不能禁，乃问：“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的。”说着，便袖了这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后面又有一首偈云：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诗后便是此石坠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或可适趣解闷；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



红楼梦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我师意为何如？”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书云：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嫡妻封氏，情性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唤作英莲，年方三岁。

一日，炎夏永昼，士隐于书房闲坐，至手倦抛书，伏几少憩，不觉朦胧睡



红楼梦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



去。梦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去不成？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那僧笑道：“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那道人道：“果是罕闻。实未闻有还泪之说。想来这一段故事，比历来风月事故更加琐碎细腻了。”那僧道：“历来几个风流人物，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总未述记。再者，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想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贤愚不肖者，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脱几个，岂不是一场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蠢物交割清楚，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然犹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随你我去。”

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系何东西。遂不禁上前施礼，笑问道：“二仙师请了。”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士隐因说道：“适闻仙师所谈因果，实人世罕闻者。但弟子愚浊，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开痴顽，备细一闻，弟子则洗耳谛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沦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到那时不要忘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隐听了，不便再问。因笑道：“玄机不可预泄，但适云‘蠢物’，不知为何，或可一见否？”那僧道：“若问此物，倒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便强从手中夺了去，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上书四个大字，乃是“太虚幻境”。两边又有一幅对联，道是：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方举步时，忽听一声霹雳，有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定睛一看，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所梦之事便忘了大半。又见奶母正抱了英莲走来。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

红楼梦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抱在怀内，斗他顽耍一回，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方欲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那僧则癞头跣脚，那道则跛足蓬头，疯疯癫癫，挥霍谈笑而至。及至到了他门前，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大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士隐听了，知是疯话，也不去睬他。那僧还说：“舍我罢，舍我罢！”士隐不耐烦，便抱女儿撒身要进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言诗词道：

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

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

士隐听得明白，心下犹豫，意欲问他们来历。只听道人说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干营生去罢。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那僧道：“最妙，最妙！”说毕，二人一去，再不见个踪影了。士隐心中此时自忖：这两个人必有来历，该试一问，如今悔却晚也。

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者走了出来。这贾雨村原系胡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当下雨村见了士隐，忙施礼陪笑道：“老先生倚门伫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闻否？”士隐笑道：“非也。适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正是无聊之甚，兄来得正妙，请入小斋一谈，彼此皆可消此永昼。”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自与雨村携手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士隐慌的忙起身谢罪道：“恕诌驾之罪，略坐，弟即来陪。”雨村忙起身亦让道：“老先生请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说着，士隐已出前厅去了。

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撷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明，虽无十分姿色，却亦有动人之处。雨村不觉看的呆了。那甄家丫鬟撷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这丫鬟忙转身回避，心下乃想：“这人生的这样雄壮，却又这样褴褛，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每有意帮助周济，只是没甚机会。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想定是此人无疑了。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来，不免又回头两次。雨村见他回了头，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尽，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雄，风尘中之知己也。一时小童进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不可久待，遂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了。士隐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

一日，早又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却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顾他两次，自为是个知





己，便时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对月有怀，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

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头。

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

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

雨村吟罢，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未逢时，乃又搔首对天长叹，复高吟一联曰：

玉在桀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

恰值士隐走来听见，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浅也！”雨村忙笑道：“不过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诞至此。”因问：“老先生何兴至此？”士隐笑道：“今夜中秋，俗谓‘团圆之节’，想尊兄旅寄僧房，不无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斋一饮，不知可纳芹意否？”雨村听了，并不推辞，便笑道：“既蒙厚爱，何敢拂此盛情。”说着，便同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

须臾茶毕，早已设下杯盘，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二人归坐，先是款斟漫饮，次渐谈至兴浓，不觉飞觥献斝起来。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弦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二人愈添豪兴，酒到杯干。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狂兴不禁，乃对月寓怀，口号一绝云：

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栏。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士隐听了，大叫：“妙哉！吾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矣。可贺，可贺！”乃亲斟一斗为贺。雨村因干过，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即到者。”士隐不待说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时，兄并未谈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一战，方不负兄之所学也。其盘费余事，弟自代为处置，亦不枉兄之谬识矣！”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那天已交了三更，二人方散。

士隐送雨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再写两封荐书与雨村带至神都，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足之地。因使人过去请时，那家人去了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士隐听了，也只得罢了。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

红楼梦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几人去寻找，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岂不思想，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看看的一月，士隐先就得了一病，当时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构疾，日日请医疗治。

不想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锅火逸，便烧着窗纸。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大抵也因劫数，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时虽有军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势，如何救得下？直烧了一夜，方渐渐的熄去，也不知烧了几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急得士隐惟跌足长叹而已。只得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唤封肃，本贯大如州人氏，虽是务农，家中都还殷实。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地的银子未曾用完，拿出来托他随分就价薄置些须房地，为后日衣食之计。那封肃便半哄半赚，些须与他些薄田朽屋。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穡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觉穷了下去。封肃每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们不善过活，只一味好吃懒作等语。士隐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惊唬，急忿怨痛，已有积伤，暮年之人，贫病交攻，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

可巧这日拄了拐杖挣挫到街前散散心时，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疯癫落脱，麻履鹑衣，口内念着几句言词，道是：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士隐听了，便迎上来道：“你满口说些什么？只听见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士隐本是有宿慧的，一闻此言，心中早已彻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将你这《好了歌》解注出来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



隐乃说道：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那疯跛道人听了，拍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隐便说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褡裢抢了过来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当下烘动街坊，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封氏闻得此信，哭个死去活来，只得与父亲商议，遣人各处访寻，那讨音信？无奈何，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鬟伏侍，主仆三人，日夜作些针线发卖，帮着父亲用度。那封肃虽然日日抱怨，也无可奈何了。

这日，那甄家大丫鬟在门前买线，忽听街上喝道之声，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丫鬟于是隐在门内看时，只见军牢快手，一对一对的过去，俄而大轿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丫鬟倒发了个怔，自思这官好面善，倒象在那里见过的。于是进入房中，也就丢过不在心上。至晚间，正待歇息之时，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许多人乱嚷，说：“本府太爷差人来传人问话。”封肃听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祸事。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诗云：

一局输赢料不真，香销茶尽尚逡巡。

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

却说封肃因听见公差传唤，忙出来陪笑启问。那些人只嚷：“快请出甄爷来！”封肃忙陪笑道：“小人姓封，并不姓甄。只有当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问他？”那些公人道：“我们也不知什么‘真’‘假’，因奉太爷之命来问，他既是你女婿，便带了你去亲见太爷面禀，省得乱跑。”说着，不容封肃多言，大家推拥他去了。封家人个个都惊慌，不知何兆。

那天约二更时，只见封肃方回来，欢天喜地。众人忙问端的。他乃说道：“原来本府新升的太爷姓贾名化，本贯胡州人氏，曾与女婿旧日相交。方才在咱门前过去，因见娇杏那丫头买线，所以他只当女婿移住于此。我一——将原故

